

(香港)梁凤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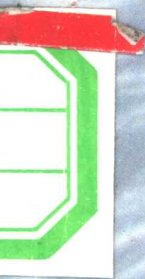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香港勤+缘出版社

联合出版

香港最新畅销书

昨夜长风





国防大学 2 060 2142 8

香港最新畅销书

昨夜长风

(香港) 梁凤仪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香港勤+缘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02 号

封面摄影: 李乐诗

封面题字: 何文汇

昨夜长风

Zuo Ye Chang f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香港勤+缘出版社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1}{8}$ 插页 8

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

ISBN 7-02-001622-7/I · 1416 定价 5.30 元



作者在家中

自序

现代大都会内，所有家无余荫，胼手胝足地勤劳苦干的职业女性，都是童话内的灰姑娘。究竟今日生活内有没有白马王子呢？

我的《昨夜长风》，就试给你述说一个在商场内发生的亲切、感人、现实，而又浪漫的现代爱情童话故事。

希望读者念完了故事之后，会跟我一样相信生命对于无愧于心的人永远漂亮。

很艰难很艰难才肯定儿子已经入睡，赛明军站了起来，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

看看表，已经是深夜近十二时了。

做母亲真不是容易的一回事，明军这样想着。

母兼父职，更难。

难、难、难！

可是，这未婚妈妈一当就过五年，证明再艰难的日子还是会得过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年？

唉！明军叹一口气，日子好像不是人过似的。

她回头望望儿子嘉晖一眼，再度肯定他已入睡，才蹑手蹑足地返回自己的睡房去。

孩子似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故而狠狠地发了脾气，恹恹闷闷的一整晚，拉着赛明军的手不放，要她跟他不住的讲话，决不肯睡。

明天，一定得带他到医生处检查一下。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定要防范未然。

赛明军坐到睡房的书台边，翻开那一大叠文件，开始做自己的功课。

看样子，明天是要花半日功夫在儿子身上，不能赶返公司去了。故而必须要在今晚把要草拟的信件做妥。等下用传真机送回写字楼给秘书，以便她能利用早上时间整理好，待明军下午回去，就能签批发出。

公事是永远不能因私人理由而受到阻挠的。

这又真是个分秒必争的世界。

客观环境固然如此，主观原因呢，是她赛明军的责任

感极强。故此，工作异常劳累，在所难免。

赛明军并不是埋怨。

如果要埋怨，她不会埋怨工作的辛勤。她有成箩的委屈，值得她长嗟短叹。

不能再往回想，一如是，就有可能花掉一两小时，阻缓了工作进度，今个晚上自己还要不要睡了？

努力控制着思维，强迫精神集中到文件上头去。

差不多到凌晨一点，赛明军才吁出一口气，终于把信件草拟完毕。

跑出客厅去，先拔掉电话，换上了图文传真的插掣，把文件送回办公室去，并附一张字条给秘书：

“小图，我早上不回办公室，请把那六封信件打好，CC老总，下午约二时半会赶回。谢！”

做妥这一切，又忍不住走进儿子的房间去。

就在他的小床前坐了下来，伸手扭亮了床头的小灯。

嘉晖真是个漂亮的孩子。

那长得非卷曲不可的眼睫毛，屡屡教人误以为他是个女的。

几岁大的孩子，不可能有高高鼻梁，可是，嘉晖又是个例外。

那张小嘴，不论是闭着、开着、嘟着，在任何时刻，都那么美丽。

他其实像他父亲。

尤其浓密的一头黑发，教明军不期然地想起左思程来。

明军苦笑，躲来躲去，这么些年了，还是会不期然地想起他来。

只为生活有太多他的影子，每当儿子活泼泼地一把抱

住自己，嚷：

“妈妈，我爱你！”

明军闭一闭眼睛，有一种感觉，好像左思程跑回来，抱着自己似的。

她还是爱他的。

无可否认。

赛明军以手轻轻地扫着儿子那头柔软的黑发，低声地说：

“孩子，其实妈妈不应该把你养下来。如果来到这世界上要受一点点苦楚的话，都是妈妈害你的。”

当她怀了嘉晖之时，曾想过要弄掉他。

然，舍不得。

她死抓住左思程不放，摇撼着他：

“我要把孩子养下来，我要，我要！因为他是我们的爱情结晶。”

这么些年过去了，赛明军才惊觉，孩子并不是爱情结晶，只不过是男女交合的一个错误产品。

她永远无法忘记，当左思程第一次占有她时，就在那天旋地转，乾坤在位，二合为一的一刹那，赛明军在心里欢呼、呐喊：

“让我们有第二代，让我们的精与血，透过一个共同体，表达爱情的完整。”

如果左思程在那光景都有同样的心思与感情，那下一代的诞育才是无憾的。

否则，一点也不！

爱情不是单程路。

爱情结晶，不是一厢情愿的产品。

往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左思程并没有把整件事认真地考虑过。整个过程，只是人性的自然回响与正常的体能反应。

连狗都可以一群群小畜牲的生下来。

赛明军每一触动这个激烈而残酷的意念，她的头就胀痛欲裂。

糟糕，又将是无眠的一夜。

翌晨，仍须早起。

赛明军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去，熬了一小锅稀稀的麦粥，让儿子吃一点，才把他带到医生处。

嘉晖并不愿意起床，在故意地翻来覆去，把这个做妈妈的弄得左右为难。

“晖晖，你得做个好孩子，听妈妈的话，这就起来！”

嘉晖不肯。

“让妈妈抱你起来！”

嘉晖拼命拨掉明军的手。

“晖晖，你听话，等会妈妈给你买个玩具！”

嘉晖仍然无动于衷，管自的挣著他两条肥胖至极的小腿。

“晖，我告诉你，你这样子是太令妈妈伤心了。”

赛明军没有办法，她气馁地坐在小床前，眼眶竟一下子湿濡。

嘉晖回转头来，眨动著他那双明亮得如水晶似的眼睛，望住母亲，说：

“妈妈，你别哭，晖晖这就起来了！”

随即爬起床来，一把冲前抱住了赛明军。

“晖，你不能再令妈妈为难，妈妈已经很辛苦。”

赛明军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应该在儿子还那么小的时候，就向他灌输这个母亲为养育他而劳心费力的思想。

她只是随心而语，言为心声。

左嘉晖看牢他的母亲，把个小头颅略为上扬，一派很英明神武的模样：

“妈妈，你不要这么辛苦，我保护你！”

赛明军破涕为笑，说：

“好，你保护妈妈，别让人家欺负。这个人家，尤其不是晖晖自己才好。”

左嘉晖摇摇头，说：

“老师说的，男孩子欺负女孩子，罪加一等，不可饶恕。”

“老师真是这么教你的吗？”

“对。”左嘉晖切切实实地点了头。

“那好，她一定是个好老师。”

其实，是不是好教师呢，赛明军不敢肯定。怕是个曾吃过男人苦头的女人，倒还有几分真。

赛明军赶快替儿子穿戴停当，硬要他进了半碗稀米粥，就带着他出门，往儿科医生的诊所去。

整个候诊室都坐满忧疑满脸的母亲，带着他们生了病的宝贝孩子。

噫，这么样一坐就要整整两个钟头的样子。这位儿科医生，非常非常的其门如市。

人生就往往如此一面倒，越旺的越旺，越红的越红；相反，越穷越霉的，周时就只有每况愈下。

坐在赛明军身旁的一位年轻太太，也许是闲得慌，于是跟赛明军搭讪：

“你的儿子长得很漂亮。”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尤其是一听赞美自己心肝宝贝的说话，灵魂儿就立即要飘上天空去了。

赛明军礼貌而开心地回应：

“谢谢你！”然后她看到对方怀中那手抱的婴儿，就说：“你的女儿也是美丽的洋娃娃呢。”

“她像她父亲，完全是一个模式烘出来的饼似。我常跟丈夫开玩笑说，这女儿是轮不到他不认账的。”

然后管自嘻嘻地笑起来。

如此的情不自禁。

如此的自我陶醉。

赛明军不知如何再答腔，她试把话题带到另外的一个方面去：“现今的思想都作了个大大的转变，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女儿总会陪伴父母多一点，男孩子的心老是野！”

“我先生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保守派主义大男人，现在还不住吵着要我多生一个儿子。”

还是扯到她的丈夫身上去。

能够有个丈夫，真是件值得引以为傲的事吗？

那位太太并没有注意到赛明军突然间的沉寂，仍在兴致勃勃地讲话：

“若果肯定能生个男孩子的话，我还是愿意有第二胎的。但谁敢担保呢，等下又是弄瓦，可怎么得了？太平盛世还少一点顾虑，现今这年代嘛，又得考虑移民，如何能兼顾这样多的老与幼，真难呢！我那先生总不明白做女人的种种难处。”

就是因为赛明军没有答腔，那位太太便不期然地把谈话目标转移到小嘉晖的身上去，哄着他说：

“好看的小兄弟，你有妹妹吗？”

嘉晖摇摇头。

“弟弟呢？”

嘉晖又摇摇头。

“妈妈只生你一个？”

这一回，嘉晖点头了。

“爸爸有没有嚷着妈妈要生一个弟妹给你作伴呢？”

左嘉晖抬头望住了赛明军，不晓得反应。

“怎么了？你听不明白我的说话？还是你不要爸爸妈妈给你生个弟妹作伴了？”

话未讲完，只见左嘉晖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豆大般的眼泪连连不绝，他，直情是放声啣哭。

哭声震动了整个候诊室。

吓得赛明军把左嘉晖抱得紧紧，微微慌了手脚，说：

“晖晖，快别这样。看，这儿的小朋友们都在看着你呢，哭成这个样子，太失礼了。”

母亲的劝慰对左嘉晖起不到半点作用。

孩子完全像失了控制似，连声音都哭得变成沙哑。

终于惊动到护士，推开门，给赛明军打招呼：

“把他带进来吧，让医生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了？”

赛明军抱起儿子，三步拨成两步的跑进诊所里头的一个指定等候的诊症室内。

一颗心被左嘉晖的哭声吵得纷乱。

这些年了，什么大风大雪大风浪，都顶著过，似乎最为难的往往是儿子痛哭失声的时候，赛明军心头必有一种贸然而来的歉疚。她深深的后悔要把孩子带到这世界来受苦。她不能推卸，这是她的责任，甚而是罪过。

“嘉晖，求求你，不要哭，妈妈的心乱得发痛！”

左嘉晖哭得力竭声嘶，不能自己。直至谢医生走进来，把他自母亲的怀中接过来，放在她眼前的一张旋转椅子上。

谢适意医生是个女的，看她的模样，大概是二十六、七岁上下的年纪吧，但她的言语动静，都比年龄更显了一份持重的老态。不知是不是职业要求使然。

谢医生记得每一个她长期照顾的孩子的名字，且因为左嘉晖是个额外漂亮的男童，因而连医生都被深深吸引住了。

有一次，谢医生还摇了个电话给赛明军，说她的一位好朋友是电视台的编导，要物色一个男童角色。谢医生觉得左嘉晖最适合不过了，于是她诚恳地跟赛明军说：

“我只是觉得左嘉晖适合，且看在对方是我好朋友份上，才冒昧地摇给你这个电话。当然，我很明白一些父母并不喜欢孩子出现在大小银幕，有种抛头露脸的感觉。”

赛明军正正是这个意思，谢医生既然已经坦白的讲出这层顾虑，显然就不会介意她把盛情推辞，于是明军答：

“我是个保守的人，且实在也腾不出空闲时间来陪嘉晖去参加这种课外活动，这次要辜负你的雅意了。很对不起！”

“不要紧，我明白，你别把此事放在心上，否则，就见外了。”

就因为谢适意的大方与坦诚，使赛明军好像无端端欠上了一份人情，无以为报。忽然之间，有一种以私隐作为交心之举的冲动，赛明军幽幽地说：

“单独一个女人带大孩子真有很多的难处，顾虑比别的正常家庭尤其多。”说了这两句话，好像把两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感情也熟络了似。

这样子又畅快地聊了些别的，才挂断线。自此之后，谢

适意更加记住了左嘉晖。

“我从没有见过左嘉晖这么个难看至极的模样！”谢适意一边说，一边拍着嘉晖的手，“快快收起眼泪来，否则谢医生不要给嘉晖看病了。”

医生真有她的特别权威，孩子渐渐静下来。谢适意很耐心地替他检查，且问了赛明军一些问题。

“谢医生，嘉晖是有什么不适吗？”

“有一点点的情绪不稳定。”谢适意答：“是的，连孩子都可以闹情绪。”

“为什么呢？”

“我估计是单性父母所带来的缺憾，有时使孩子觉得不适应，且产生不安全的错觉。”

赛明军像被人在胸口处捣了重重的一拳似的，使她差点忍不住眼泪，要夺眶而出。

谢适意继续平静而和蔼地安慰她说：“不要紧的，一下子就会回复正常。”

“谢医生，会不会影响他成长后的心理？”

“任何外在的环境都会影响孩子的心态发展。要看我们怎样使他明白事理，接受现实。”

“这些都不是一个四、五岁孩子的责任。”赛明军伤心的喟叹。

“人生岂无憾然，总有难题放在自己跟前的，是不是？”赛明军再无言语。也只好静下心来，听谢适意给她的各种劝导，牢记照顾孩子的方式。

告辞时，谢适意从抽屉拿出了一小块白玉来，放在左嘉晖的手上去：

“这是谢医生送你的，回家去叫妈妈用条红丝线帮你串

好，系在颈项上，你就会得做个小乖乖了。”

赛明军立即辞让：

“我们怎好受你的重礼？”

“不是值钱的东西。本城任何一间中国国货店都可以买得到。前一阵子，我到广州去参加一个医学研讨会，买了好几块刻了各式生肖的新山玉回来，我记得左嘉晖是属兔的，是不是？”

谢适意真是好心思，那块小白玉正正雕刻了一只小白兔。

“嘉晖以后把小白玉挂在胸前，就不会再顽皮，无端端的哭将起来了，是不是？”

左嘉晖慌忙的点了头，把块小白玉捏在手里不放。

扰攘了整个上午，这才算安稳下来。

赛明军先把儿子带回家里去，陪他吃了午饭，等着了那个带孩子的钟点保姆芳姐来到，把嘉晖交给她，才准备赶返公司去。

平日，也是赛明军把儿子送上校车，下午由芳姐接他放学回家，直至赛明军下班，才算完成当天的职责的。

今天，因左嘉晖闹了一点不舒服，所以才略改了工作程序。

也幸亏有这位芳姐，帮了赛明军近三年了；否则，无论如何不能专注在工作上头。

人家说家中有一老，如有一个宝，也倒是千真万确的。尤其当有了小孩子，需人照顾之时。

赛明军就是没有这个福气，她父母远在加拿大，没有娘家在港。

谁不知道有娘家的好处？

别说是可以把孩子带回去寄养，透一口气。就是自己有什么屈曲了，跑回父母的家，躲在一隅，畅快地流一夜的眼泪，也还是好的。

女人在夫家不宜哭，谁愿意讨个只会干流眼泪的女人回来耽在家里。

在外头的火毒太阳之下呢，更甚！谁哭了，谁叹了口气，谁就是弱者。

多么可惜，时代已是强人的时代，没有人认为薄弱无依的女人，楚楚可怜。

在那一段最难过最难过，被左思程遗弃的日子里，赛明军生不如死，在各种绝望之中，她最命定的无奈就是她不可以回娘家投靠和哭诉，这其间的原因又是一言难尽。

是越想越远了，赛明军正要出门时，芳姐叫住了她：

“赛小姐，我要提你，我就快要取假，你得安排，有人带晖晖才好！”

赛明军这才醒起，芳姐老早给她说过，要趁这个夏天到温哥华走一趟。

现今的移民潮直卷女佣一族，也真只有她们更有资格，更轻而易举地移民。

就以加拿大为例，因为严重缺乏住家女佣，故此轮不到移民局反对。当地的劳工处支持批准外地劳工入境，只要有几年真正女佣经验的人申请，又有当地雇主担保的话，半年内就能取得工作证。抵步工作两年，就可申请成为移民，完全不用资产与学历，甚至在加亲属予以支持。

这近年，在港工作了几年的菲佣，有很多都循此路径，移民到加拿大去。

原本菲籍女佣可以一如香港，成为加拿大的劳工热潮

的，可惜的是有很多菲佣不遵守合约，在一抵加拿大境后一个短时间，就逃之夭夭，嫌弃困身的住家女佣功夫，跑到外头的花花世界去干活。

她们既有一纸工作证在手，移民局亦因地大人多，哪儿管得了。在法例松弛的支援下，菲佣更有恃无恐。

这么一来，太多人上过当，干候半年，盼到菲佣抵步，三朝两日，就发觉原来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觉心寒起来。一传十，十传百，也就没有太多人愿冒此险。

然，芳姐的情况不同，她是同声同气的中国人；在温哥华，有好几家相熟的朋友，都恨不得她答应过去做长工，打理家务、煮食，兼带孩子。

芳姐思前想后，自己反正是孤零零一个人，无亲无故，年纪才不过五十，还有一段人生路好走，若还不照顾自己，谁又会关心了？姑勿论以后如何，既是移民者众，想也必有一定的好处在。倒不如先到温哥华走一趟，看看环境，再作定论。

真是世界轮流转，几多中产家庭，伸长脖子想办法移民，还是在资格上危危乎，去又不成，留又不是；反倒是做女佣的，可以从容选择，也就无谓错过这等机会了。

当芳姐认真地跟赛明军商讨这个问题时，她也只好鼓励芳姐说：

“到外头走走是一定有好处的，最低限度增广见闻，而且为自己盘算后路，分所当为。”

意见是恰当的，然，赛明军心内叹气，届时又得为安顿儿子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

看样子，早晚要抽空上那些菲籍女佣介绍所去，备一个来服务是正经了。心里头知道要做的事顶多，然，问题